

曝書集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六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記二

尚書杜公疆理記

皇帝受寶命一十九年海波不揚金門廈門以次列戍於時
總督福建軍務都御史臣啓聖上言今投誠之衆率前遷徙
界外之民勒歸農則無田可給勢將復去爲盜莫若以界外
田地按籍給還并弛海禁收魚鹽之利給軍食疏下廷臣議
僉持不可二十二年夏靖海將軍臣琅克彭湖島秋台灣平
捷書至

皇帝嘉悅解衣賜琅并製詩褒美焉誕諏吉日告祀

孝陵冬十月戊寅

皇帝若曰海隅之弗靖權畫地以民遷民之蕩析朕盡傷于心久矣茲海濫永清界外田畝宜給還耕墾咨汝工部侍郎世鑑副都御史呀思哈偕往江浙吏部侍郎臻內閣學士石柱偕往閩粵欽哉其善體朕意定軍之制圖民之艱於是杜公拜 命出是月己丑發京師明年正月踰大庾嶺

皇帝申命進公工部尚書公乃諏日展界自欽州之防城始遵海以東歷府七州三縣二十九衛六所一十七巡檢司一十六臺城堡砦二十一給還民地二萬八千一百九十二頃復業丁口三萬一千三百定懸軍之營二十八而廣東之疆理復矣自福寧州西分水關始遵海以東歷府四州一縣二十四衛四所五巡檢司三關城鎮砦五十五給還民地二萬一千一十八頃復業丁口四萬八百定懸軍之營三十三而福建

之疆理復矣是役也公往還嶺海舟車之跋涉不啻三萬里
蠻煙瘴雨毒霧之交侵蛇蛟之屢舞公與僉僕六七臥起油
幕虎觸其藩不懾鬼嘯于林不驚僉謂公之大勇賁觀莫及
行則射麋以爲糗縫蕉以被體安于惡衣食而不求溫飽忘
一身之辛劬勞來安集俾氓反其宅商趣其墟苗秀于田水
歸于壑牛宮豕園雞栖鴨闌各得其所甫終歲告成于

闕下公雖不自言功而功已蓋于南國矣當周盛時召康公
以重臣克親民事詩人懷之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
百里其後穆公繼之詩人又詠之曰式辟四方徹我疆土于
疆于理至于南海夫以二公奏績于先後者公以一人兼之
宜爲

至尊注意而六卿掌其四也公旣歸田考終特未邀易名之

典彝尊公之里人也慮公巡視本末未上諸國史因追憶聞于公者麓舉大綱作記焉

包山蔡氏宗祠記

包山蔡氏其始祖源宋祕書郎從高宗南渡居杭州子維孟奉母徙吳與弟繼孟分宅居洞庭号東西蔡而西房子姓尤蕃衍自維孟十二傳爲烏程儒學訓導旭中永樂庚子鄉試土人爲建遺慶坊陳檢討繼作記稱其好義樂善有世德旭弟昇昭皆善詩吳人徐庸采入湖海耆英集昇孫羽仕爲翰林孔目詩家稱之曰林屋先生羽從弟範号曲巖王尚書世貞贈詩云家在五湖人世外身安六帝太平中者是已敘其族則五支計其傳則二十一世善不必施四海而積于一鄉仕不必登九列而受一命再命學不必博通七略四部授諸弟

子而各守一經家有私集者二十有三人吳中自范氏外論
氏族之蕃世德之久莫蔡氏若也於是有撰宗譜以奠世系
者有置田以供祭祀者而祕書十八世孫某于縹緲峰之陽
建立宗祠中爲堂五楹連以屋二十間旁有樓可遠眺望三
歲而後落成走書幣請予作記予惟古祀先之禮自禰而祖
自祖而推之及始祖此王者報本追遠之義也而諸侯之支
子爲卿大夫或自他國來者俱謂之別子起自民庶致位卿
大夫者亦從別子之義得立爲宗宗得立祠以飲食之禮親
兄弟宗族窮者收養之不知學者收而教之則自王者通于
庶人王政之存于今教民親睦宗祠其本務矣包山在太湖
中不與城府接無郵傳轅馬之擾春秋享祀牲酒靡闕里遠
而能仁俗儉而可久予老矣惜未克謁祠下紀之以文匪獨

美蔡氏之能合其族庶幾三吳之士族聞者興起焉

履素先生祠堂記

先王之教民匪直鄉遂大夫閭師黨正之職也凡仕而已者歸教其里沒則祀之瞽宗漢晉經師設黌堂繕精舍至于宋府州縣學外分建書院擇耆儒爲山長或與博士弟子爭多焉明初山長廢而書院尚存講學者得以專席其後朋黨盛而學術殊時文工而經義晦科名重進取亟而力田孝弟無人必藉鄉有善士導以親親敬長之節離經辨志之方故夫師逸而功倍化民成俗而有司莫知斯則儒者之效矣曩子泊舟匠門聞岸有讀書聲詢之則順治甲午鄉貢進士張先生曾餘之學舍後四十年獲交先生之叔子大受大受識達而才敏洽聞周見自舉于鄉名日盛弟子著錄者數百人席

硯不能容則廣其宅齋曰拙齋亭曰讀書之亭軒曰活碧之軒又于衡宇之陽築堂曰孝廉之船不忘厥考所自也逾年負笈者益衆爰拓地于水南立軒于橋下軒東曰潮生閣用紀落成之候閣東建祠奉栗主以祀先生焉於時巡撫都御史商丘宋公過而題其扁曰履素里之父老僉曰先生居家以孝友遇人以誠持己以介士之百行備焉宜有私謚易名久矣宋公所題則公也非私也今而後吾黨合以是稱先生於是攜榼酒陳百果熟辦香長幼胥拜祠下大受請于予曰是不可無記因書其本末于壁先生諱慶孫先世嘉定人徙郡治縣學生諱慎德之子歲貢生諱應文之孫福建按察司副使諱情之曾孫遺書有尚書集要侶蛩齋集

眞賞樓記

平山之堂旣成越明年中書舍人汪君季用拓堂後地爲樓
五楹設栗主以祀歐陽永叔劉仲原父蘇子瞻諸君子名曰
眞賞之樓蓋取諸永叔寄仲原父詩中語也君旣爲文勒堂
隅識落成之歲月請予作斯樓記於是樓成又逾年矣方山
陰金公將知揚州府事實期予適館旣而予不果往及聞堂
成之日四方知名士會者百人多予舊好咸賦詩紀其事顧
予獨客二千里外不獲與私心竊悔且憾回憶曩時客揚州
登堂之故址草深數尺求頽垣斷砌所在不能辨識愾然長
謡謂茲堂之勝殆不可復覩曾幾何時而晴闌畫檻忽涌三
城之表且有飛樓峙其後旣感廢興之相尋復歎賢者之必
有其助也當永叔築堂時特出一時興會所寄然春風楊柳
蓋別久而不忘子瞻三過其下悵仙翁之不見至題詞快哉

亭尚吟思此堂未已即永叔亦感仲原父能留其游賞之地
賦詩遠寄是當時諸君子未嘗一日忘茲堂可知已肇祀焉
庶其馮依而不去者與堂之廢自世人視爲游觀之所可以
有無守是邦者或不爲葺治至于日圯理固然也試登是樓
見永叔以下凡官此土有澤于民者皆得置主以祀後之君
子必能師金公之遺意克修前賢之蹟則是斯樓成而平山
之堂始可歷久不廢足以見汪君之用意深且遠也予雖不
獲觀堂落成與諸名士賦詩之末猶幸勒名樓下附汪君之
文並傳于後亦可以勿憾矣夫

萬柳堂記

度隙地廣三十畝爲園京城東南隅聚土以爲山不必帖以
石也稍溝以爲池不必甃以甃也短垣以繚之騎者可望即

其中境轉而益深園無雜樹迤邐下上皆柳故其堂曰萬柳之堂今文華殿大學士益都馮公取元野雲廉公讌游舊地以名之也古大臣秉國政往往治園囿于都下蓋身任天下之重則慮無不周慮周則勞勞則宜有以佚之緩其心葆其力以應事機之無窮非僅資游覽燕嬉之適而已方元之初廉公定隴蜀還進拜中書平章政事賜宅一區暇同盧趙諸君子出郊置酒所謂萬柳堂者故老相傳在今豐臺左右當其飲酣賦詩命歌者進驟雨新荷之曲風流儒雅百世之下猶想見之今公弼諧盛際謀謨內贊坐致太平其勲業與廉公等然廉公宣撫隴蜀荆南威望著于方隅而公澤洽天下廉公在廷日少公自翰苑登政府立朝且三十年廉公畏譏憂讒而公一德孚于上下所遇之隆有過于昔賢者要之勤

學好士孜孜恒若不及則異代同揆宜其曠世有契于心也
尋尊客山東時道經臨朐觀乎熏冶之源清泉白沙淪連側
坎之下叢竹百萬詢之則公之別業循階以登徑之翳者當
辟石之戴土者當剔亭之圯者當葺公輟不治顧專力于是
則以治源公所獨樂而京師與天下人同其樂也入其門門
者勿禁升其堂堂焉者勿問庶幾物我俱忘者與堂成後適
四方人士應召至京師公傾心下交貧者爲致館病饋以藥
瘞者賻以金一時抒情述德咸歌詩頌公難老又慮公舍斯
堂而請歸里也爭賦咏公前期公樂之而不去尋尊惟鄙無
文獨未獲游公之門其爲斯堂記者譬猶山禽楚雀啁啾翠
陰之交公之聽之未必不欣然悅于耳焉

池北書庫者今少詹事新城王先生聚書之室也新城王氏門望甲齊東先世遺書不少矣然兵火後散佚者半先生自始仕迄今日耕肘書借觀輒錄其副每以月之朔望翫慈仁寺日中集奉錢所入悉以購書蓋三十年而書庫尚未充也自唐以前書多藏之于官劉歆之七略鄭默荀勗之中經新簿其後四部七錄代有消長民間所藏賜書之外無多焉爾自雕本盛行而書籍易得民間鏤版未貢天府者且十之九由是官書反不若民間之多古之擁萬卷者自謂比南面百城今則操一囊金入江浙之市萬卷可立致然自博覽者觀之若無所覩也夫宋元雕本日就泯滅幸而僅存于水火劫奪之餘藉鈔本流傳顧士之勤于鈔寫百人之中一二人而已習舉子業者誦四子書治一經不過四五十卷可立取科

第而賈人牟利亦惟近乎舉子業者是求非是則不顧至以覆醬裹麪糊蠶箔古之人竭心力爲之者今人全不之惜任其湮沒此士君子盡傷于心而先生書庫之設藏之惟恐不亟也彛尊經亂先世之遺書莫有存者及壯餬口四方經過都市殘編斷帙至典衣予直積之二十年矣以驗藏書家目錄則僅有其十之二三焉然未嘗無出于藏書家目錄之外者譬之于海九川四瀆無不趨焉而滄池濁汭之水聚而勿涸鳥見之飲啄魚得之泳游亦可自樂其樂而忘其身世之窮焉明年歸矣將尋先生之書庫借鈔所未有者奉先生之命遂爲先生記之

傳經堂記

經之學溫其故則新義愈出解之而其蘊不窮古之士惟經

術是務士能通經始可友天下士而富貴利達非所論也經學莫盛于漢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然班孟堅譏之謂祿利之路然至韋賢父子以經術相時人語曰遺子黃金滿籝不如一經蓋亦慕其名位通顯云爾揚子雲有言大人之學爲道也小人之學爲利也傳經者須以發策決科是何異孔子讀而儀秦行者與仁和卓火傳氏立宗祠于舍東榜其堂曰傳經奉祖考之遺書教授子弟又樂與朋友講習東南之士以爲倫魁焉卓氏居塘西門才特盛以經學聞者五世然試多不利或薦于鄉矣而試于禮部輒下第或于省中試矣僅列副榜是豈卓氏于經術反未工與由其所學者非專事發策決科而務合乎古之學者故也堂之成且二十年吉凶歡戚歌哭于斯者匪一火傳心力交瘁克守其

先人之緒誦讀勿輟誠有人所未易及者而火傳老矣今年夏率其子次厚入京師則曩之交游大半零落京師貴人視說經爲不急之務襪席以見逢掖者蓋寡嗚呼經術之不講久矣舉一世趨于祿利之路乃有人焉單衣紉履操經術以繩天下則卓氏之傳經合乎古者多見其不合于今也於其歸爲作傳經堂記

願學堂記

戶部郎新安程君視公築堂于宅之右其地爽以塏開簾而山翠入過雨而澗泉分觀者咸曰君當補官堂將成席未暖而仕子朝焉君乃名之曰願學屬其兄子道原請記于子予思儒者言學率本乎孔子孔子五十以學易韋編三載鐵摘三折漆書三滅若是其勤也君年適五十矣姑與言易可

乎八卦相錯其別六十有四象言君子之德五十有三皆以爲學者勸也合之禮記以言離經辨志則以同而異也以言敬業樂羣則果行育德自彊不息也以言博習親師則多識前言往行虛以受人也以言論學取友則朋友講習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也以言知類通達彊立而不反則類族辨物自昭明德立不易方也夫然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時行則行教思無窮容保民無彊也時止則止思不出其位不可榮以祿也孟子之願學孔子者此也君早仕爲郎所謂官先事者業試之而效矣乃所願豈非志爲先與古之親師取友莫若鄭康成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然後反乎北海程伯子十五六時問學周元公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